

种甘蔗

小记

□陈建苗 文摄



秋冬之季，逛街路过水果店，总能看到继橘子、柿子等时令水果亮相后，青色和紫色的甘蔗站在了门面的“C位”，像一排排挺拔的卫士。摊主握着锋利的砍刀，“咔嚓”一声脆响，带着汁水的甘蔗段便落了下来，勾得人忍不住驻足观望。

我问摊主：“这个青皮甘蔗产自哪里？多少钱一根？”

他回答：“广东的，20元钱一根，好吃着哩！”

听着店主的话，我在心里底气十足地说了一句：“我家种的黄皮甘蔗才好吃哩。”

儿时帮父亲给甘蔗地担过水，但我从来没有亲手种过甘蔗，这甘蔗是怎么种出来的，我想试试。

去年清明刚过，趁着土壤墒情正好，我在院子前的菜园里翻出两垄地，学着父亲当年的样子种起了甘蔗。特地从集市买来两根本地的“果蔗”品种，蔗芽饱满紧实，带着淡淡的清香。翻地时把土块整得细碎，再撒上草木灰拌腐熟的鸡粪。父亲说过，甘蔗是喜水喜肥的作物，底肥足了，后续才能长得茁壮；栽蔗时得隔半尺间距，露出芽头横放在地里，覆盖上一层薄土压实，再浇透定根水。

不久，一行行嫩绿的蔗苗从地里长了出来。我细心地松土、除草和施肥，心里想着甘蔗成熟时的样子。可是，蔗苗长出地面一个多月后，发现有些翠绿的叶片变得黯淡，有些甚至卷曲起来，正在疑惑，篱笆墙外路过的邻居大哥对我说：“有病虫害，要打药水了。”我赶紧上街买来农药，喷洒在甘蔗的叶面，又顺便将旁边的玉米地也喷洒了一遍。

甘蔗成长过程中，要有一两次培土，将垄沟拓宽掘深，把泥土覆盖在甘蔗的根部，这样垄沟既可以使甘蔗根部储存足够的水，又能防止甘蔗被台风刮倒。

去年出梅就遇上了罕见的持续高温，泥土被晒得开裂，甘蔗的叶片也渐渐打了蔫。我三天两头拎着水桶往菜园跑，井水浇下去，“滋滋”地冒着热气……那段日子，衣服总是被汗水浸透，可看着甘蔗重新挺起腰杆，抽出新叶，便觉得所有辛苦都是值得的。

浇水的间隙，总会回想起儿时跟父亲一起浇水的情形。那时候，家里的蔗田在小河东面，面积

不大，浇水靠肩挑手拎。父亲挑着两只大木桶，我挑着两只小水桶，一前一后往河边去。河里的水清澈见底，可见到一群小白条游来游去。父亲走到河埠头的水处，弯下腰将两只水桶先后往河里一按，舀满了水，然后腰一直，挑着水桶拾级而上。扁担压在肩头，脚步沉稳地往甘蔗地走，汗水顺着他的额角往下流，浸湿了他后背的土布衫。

我学着父亲的样子舀水，可小水桶刚挑起来就晃悠，水洒了大半，走到甘蔗地只剩下小半桶了。父亲却不责怪，只是笑着把我的小水桶接过去，将水倒进垄沟，还说：“慢慢来，多挑几次就稳了。”

在最热的三伏天，挑水成了每天的必修课。父亲挑累了坐在一旁抽烟，看着地里的甘蔗，眼神里满是期盼：“甘蔗要勤浇水，多施肥，就像养孩子一样，得用心照料，才能长得好。”这些朴实的话语，随着河风飘远，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底。

我种的甘蔗渐渐长高、长粗，叶片舒展着，在风中沙沙作响。长到四五节时，要剥甘蔗叶了。儿时剥过甘蔗叶，曾经割破脸、伤到手。因为甘蔗叶柄上细密的毛，扎到手背上，很难拔掉，只感到一阵阵刺痛。叶片也很锋利，不小心会割破脸。我穿着长袖衬衫，脚蹬高筒靴，全副武装钻进闷热的甘蔗地剥甘蔗叶，好在只有两垄甘蔗，不用花很大工夫，但手背还是被倒刺的毛毛扎了。

终于到了深秋甘蔗成熟的季节，我带着菜刀走进甘蔗地，选中一株粗壮的，握住根部用力一砍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甘蔗应声倒地。一株甘蔗，斩头去尾切成几段，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。咬了一口，清甜的汁水瞬间充盈口腔，带着阳光的暖意和泥土的芬芳，甜而不腻，清润爽口。妻子过去不太喜欢吃甘蔗，今年我种的甘蔗却已吃了二三根，还说：“要是女儿在身边，也可以尝尝你种的甘蔗。”

吃甘蔗，家乡有句俗语：“甘蔗老头甜，越老越新鲜。”这里说的“老头”，指的是甘蔗的根部。东晋画家顾恺之，有一个“倒吃甘蔗”的典故，每次吃甘蔗都是从梢部吃到根部，别人问他原因，他说：“渐入佳境。”看似只是一种简单的吃法，却蕴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。

蔗汁里的旧时光

□陆萍萍

进入秋季以来，风中便飘起了清甜的蔗香，像一封来自岁月的信，准时赴约。

2025年的第一根甘蔗，我依旧寻到了余姚老农的摊位前——农家屋前斜靠着一捆捆青皮甘蔗，根节外皮上，裹着新鲜的泥土。这是我童年熟悉的模样，抑或啃着这样的甘蔗方能嚼出童年的味道。

儿时放寒假，去慈溪长河阿姨家过年，最盼的便是屋后的那片甘蔗地。披着翠绿外衣的蔗叶在秋风里沙沙作响，又高又密的甘蔗田犹如魔法大森林。我趁着午后温暖，来到蔗地边，看姨爹砍甘蔗。阳光透过蔗叶落在他的身上，拿着砍刀的手与握着蔗秆的手，在斑驳的光影下一起一落，不一会儿他的脚边那些高瘦矮胖的甘蔗都躺了下来。

青绿色的甘蔗，像晾衣服的竹竿一样，一节一节，靠近根部，节越来越密。有些甘蔗站起来比我伸直了手还要高，调皮的我，拖把凳子与它们比高低。

姨爹将砍下的甘蔗，成捆背回家，塞进床底下。挑出一根最粗的，用力抽出来，扛上肩，大步朝屋前的小河边走，我和表弟们在他的屁股后紧追。我们未到河边，姨爹已将甘蔗洗干净了，一边往回走，一边将甘蔗搁在抬起的膝盖上“咔嚓、咔嚓”，甘蔗一分为几，顺手把中间最长的一截递给我，剩下的便是小表弟几个的了。

那时的我，拿到甘蔗便直接用牙齿撕开硬皮，一片一片“刨”下来，再横着一口咬下去。清甜的汁水瞬间在舌尖炸开，甘蔗汁顺着嘴角往下流，便伸出舌头不停地舔呀舔。嘎嘣脆，咬一口乳白色的蔗肉，汁水再次溢满我的口腔，长驱而下，一股清凉的汁水渗入我的心房，脆脆的、爽爽的、凉凉的、甜甜的……我总是吃得又急又猛，嘴角沾满了蔗渣，这时阿姨总会笑着用手轻轻擦去我嘴边的碎屑，叫姨爹再拉出一根粗壮的甘蔗，洗好后将中间最长的一截递给我：“慢些吃，管够。”我只顾嚼着满口的清甜，从未留意过，表弟们总是拿着那些“最难啃”的甘蔗根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手中的长甘蔗。

直到现在我才知道，以前日子清苦，姨爹家的甘蔗，大多是挑到集市上换零钱补贴家用的，有的还要留着过年时待客，或作为春节时回宁波亲戚的礼物。表弟他们平日里哪里有机会吃甘蔗，只能掰些田埂边的玉米秆，剥去外皮，嚼着里面淡淡的清甜，权当是解馋的小零嘴。原来我习以为常的清甜，竟是他们藏在心底的期盼；我肆意挥霍的童年欢喜，背后是阿姨不动声色的疼爱，是表弟们默默的迁就。

如今阿姨、姨爹早已不在，那片甘蔗地也早已换了模样，可每当我咬下一口清甜的甘蔗，记忆便会瞬间翻涌。横着咬甘蔗时的野趣，那种“渐入佳境”越吃越甜的畅快感，还有翠绿甘蔗叶摇曳的身姿，田野间淡淡的清香，都随着蔗汁的清甜，一点点漫进心底。那些细碎的片段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温柔，那些童年的天真与懵懂，都被蔗香妥帖收藏，岁岁年年，不曾褪色。

一根甘蔗，咬下去的是清甜，咽下去的是岁月，念着的是故人。余姚老农摊位上的甘蔗依旧清甜，只是再嚼起时，多了几分对旧时光的怀念，对阿姨、姨爹的思念，还有对童年最纯粹的眷恋——原来最动人的味道，从来都不止于舌尖的甜，更是藏在味道里的人，和那些再也回不去、却永远温暖的时光。